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 ● 散文集

石头的随想

李 前 张鲁滨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散文集

石头的随想

李 前 张 鲁 滨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石 头 的 随 想

李 前 张鲁滨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6 5.666印张 11万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统一书号：10110·460 定价1.00元



李 前

1948年9月，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67年由吉安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过外事、文博工作，现在江西新余市工作。七十年代末开始写作。迄今发表了散文、小说五十余篇（部）。中篇传记文学《不落的星》，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散文《青山遮不住》获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赣江文学》1984年征文一等奖。散文《云海奇观》获《旅行家》青年旅游文学奖及江西省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文艺创作二等奖。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



张 鲁 滨

1953年8月生，1969年11月参军，现任新建县人民武装部副科长，1971年开始从事业余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七十余篇。散文《这就是天罗地网》、《芳姐》和短篇小说《班长和诗》、《火把山》、《风吹树叶响》曾分别在福州军区第一、二、三届文艺创作评奖中获散文、小说一等奖；散文《石头的随想》获江西省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文艺创作二等奖。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

序

袁 鹰

巍峨壮丽的河山，自会孕育出雄奇俊逸的文学作品。

一千三百年前，来自黄河之滨的青年诗人王勃路过江西，偶然参与滕王阁上的一次盛会，即席挥毫，留下一篇千古不朽的散文。从此，即使从不曾到过江西的人，也都知道那块被称为“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的秀美的土地。

他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八个字盛赞江西的风貌。这两句话世代流传，至今还常被借用来作为春联张贴在大门上。

他用“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尊；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样的句子，来点明山川风物与文学的瓜葛。虽然表述得不够科学，但他的用意，人们是懂得的。

江西的文学史上，果然是人才荟萃，群星灿

然。就以散文而论，千百年来，江西文学家们为我国散文宝库增添的财富，是难以尽述的。

那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陶渊明，是中世纪文坛上的一颗巨星。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作序时，尊崇他“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样高的评价，确乎使古代的江西散文增色。

被明清文学家们尊为散文正宗的“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家：庐陵欧阳修，临川王安石和南丰曾巩。尤其是前二位，他们的许多散文名篇，一直被后代人作为优秀的范文来研读的。

临川晏殊、晏几道父子的《珠玉词》和《小山词》，修水黄庭坚和一大批江西诗人们创立的“江西诗派”，吉水杨万里的“诚斋体”诗，同样从不同侧面给散文以融汇贯通的影响。

鄱阳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等著作，为散文开辟了新的蹊径，丰富了六朝以来的笔记文学。

从鄱阳洪皓起，太和刘过、鄱阳姜夔，吉安刘辰翁、弋阳谢枋得直到吉安文天祥的南宋诗人词客们，也都写过不少好散文。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同他那首磅礴壮烈的《正气歌》一样永垂青史。

到了清代，清初的“宁都三魏”（魏祥、魏

禧、魏礼兄弟），虽然也以散文著称于世；清末的修水陈三立和萍乡文廷式，虽然都曾以维新派身份参加戊戌变法那样的政治斗争，但他们文章的气势和文采，似乎都已不及江西的先辈们了。

“俱往矣”。江西散文“文运”的振兴和发扬，自然就历史地落在当代江西作家的肩上。当我读到《谷雨文学创作丛书》的几本散文集（程关森的《深山短笛》、熊述隆的《雨窗集》、李前、张鲁滨的《石头的随想》、彭作雨、朱子椿的《淡淡的雾霭里》）时，很自然地又一次想起王勃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八个大字。而且也很自然地想到：当江西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祖国一起跨入春潮澎湃的历史新时期，那八个大字蕴藏着多么新鲜、多么深刻的含义。

是的，自古以来“雄州雾列、俊彩星驰”的江西，拥有那么多奇山胜水、名城古迹，诞生过那么多俊才彦士，文人诗客的江西；到二十世纪，爆发过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枪声的江西，创建过第一个红色政权，开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革命事业献出无数英雄儿女的江西；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在四化征途上又迈步向前的江西，毫无疑问，自会涌现出完全不同于过去，闪烁着时代的气息和光芒的散文作品。而它们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技巧来说，都会大大超过《归去来兮辞》、

《滕王阁序》或者《祭石曼卿文》、《游褒禅山记》这类江西古代名文，岂非也是不待言的吗？

从这套文学创作丛书的几本散文集中，似乎已经可以窥见到这种信息了。

我跟随作者们的彩笔，悠悠然，陶陶然地在江西大地漫游。从井冈山上到赣水之滨，从鄱阳湖边到郁孤台下，从赣东北的红土丘陵到三南地区的丛林深谷，从辉煌的历史名城到荒僻的山区村镇。其中有一些地方，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有幸瞻仰过它们的丰采，因而自然就勾起缕缕如梦的回忆，增加了亲切感，也十分惦念它“旧貌变新颜”了。但更多的地方，却是以前不曾到过、或者向往已久的。比如陈毅同志率领红军战士坚持了三年艰苦斗争的梅岭，那是从少年时候听到“十月先开岭上梅”就为之神往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霜雨雪，那大庾岭上的花事如何？人事又如何？实在牵动着许多人的心。那么，就请到这里来探寻消息吧。

说到人事，我以为也是这几本散文集的一大特色。作者们让我们接触到许多人，许多善良的、纯正的心。有的长年生活在深山里，默默无闻，胼手胝足地为社会增添财富，自己却忍受着种种困苦艰辛；有的生长在革命父辈当年横戈跃马、叱咤风云的土地上，正在迎着八十年代的强劲春风，从头收拾旧山河，创造新的业绩。他们同江西山区的松柏一

样挺拔，朴质，也同江西山溪的水一样清澈、明亮。

九百年前的“江西诗派”，对当时和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的文坛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他们提倡的“瘦硬风骨”、“字字有来历”和过分讲求修辞炼句受到过不少讥评；但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阵容、形成一个有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却也是不容抹杀的客观事实。而这，对于一代文坛的繁荣昌盛，恰恰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请容我悬想：继承了如此悠长的散文传统的江西作家们，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有意识地开创和形成一种具有当代江西特色的散文风格呢？眼前几位作家的散文集里那种真挚的乡土情、朴质的自然美、深远的意境，似乎都已构成这种风格的重要因素了。

我们的文学事业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胡启立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就给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使作家可以

纵横驰骋的天地。

二十七年前，毛泽东同志看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了《送瘟神》。他用“春风杨柳万千条”描绘江西以至全国的大好春光。这句诗，自然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八个字更富有时代色彩。我觉得，似乎也可以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诗句来展望当代的江西散文创作和整个江西文坛。不是吗？“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只有在今天，它们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为明天铺下坚实的基础。

一九八五年五月底，北京

目 录

李 前 作 品

云海奇观.....	(3)
清洁工.....	(9)
垂钓柳树湾.....	(11)
友谊的心声.....	(17)
寻幽探美水口行.....	(23)
幽谷明珠碧波岩.....	(30)
碧市巡礼.....	(35)
三湾，我对你爱得深沉.....	(41)
旅伴.....	(47)
长城，抬起头来吧.....	(53)
山海关下小吃记.....	(58)
北国桂林—燕塞湖.....	(62)
二郎山中无名花.....	(64)
雄关赋.....	(71)
雄风赋.....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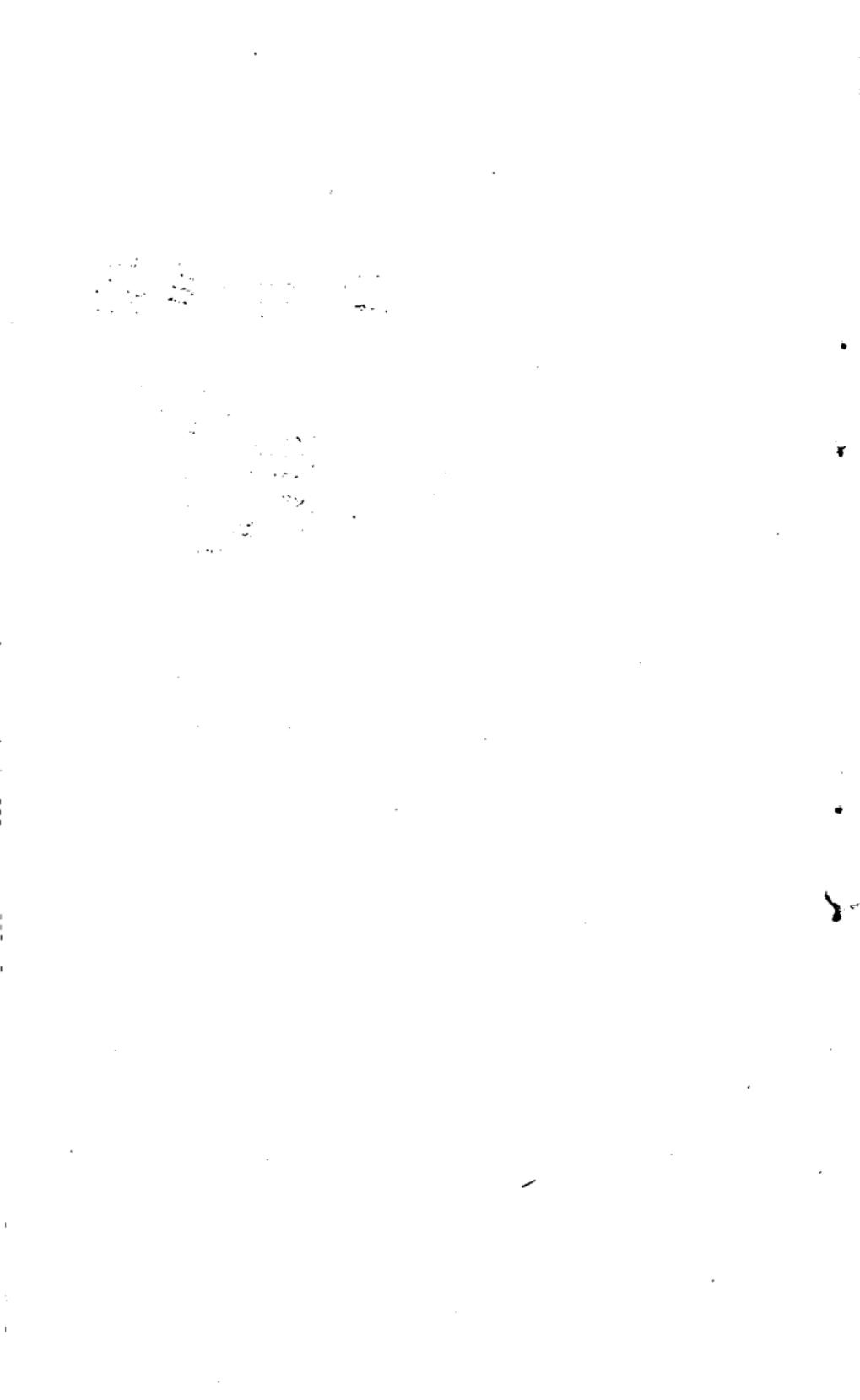
园林中的废墟	(86)
孟姜女庙随笔	(92)
延安夜市	(98)
青山遮不住	(104)

张鲁滨作品

芳 姐	(113)
春 光 曲	(128)
红花草赋	(132)
岛 花	(136)
敏感的神经	(138)
星	(140)
升 旗	(142)
相思树寄情	(153)
花在夜里开放	(157)
钓 月	(159)
小 草 歌	(161)
石头的随想	(165)
三 月	(173)
大甲草青青	(183)

李前作品





云海奇观

杜鹃花开时节，我陪同一批外国友人登上了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

黄洋界，海拔1343米，雄踞茨坪的西北端，是当年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一大屏障。提起黄洋界，人们大概都会记得毛泽东同志“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诗句，都会想起红军勇士曾于此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以不足一营兵力，将四团敌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历史吧？然而，朋友，你是否知道，这个曾经一度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著名战场，又是一个令人神往、脍炙人口的自然风景区？尤其是黄洋界的云海，素称奇观妙景，不知道倾倒了天海南北多少旅游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几次登临黄洋界，但因来去匆匆，每次都失却了一睹“云海奇观”的机缘。但愿这次能够交上好运，以饱眼福，了却心头这桩夙愿。

可是天气偏偏作怪。清晨，我们从茨坪出发时，云飘飘，雾蒙蒙，我心里不禁乐滋滋的，但到

了中途，云淡了，雾薄了，我未免有点不安；待车子在黄洋界停下后，满山的云雾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天上除了一轮明晃晃的太阳之外，便是一片蓝幽幽。我心里直嘀咕：“唉，黄洋界的“云海奇观”，又与我无缘了！

但远方的朋友却兴致勃勃。听过讲解员——一位秀丽的姑娘对黄洋界史迹的介绍后，他们有的在杜鹃花掩映的红军战壕里徜徉漫步，有的在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字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前摄影留念；有的呢，则伫立哨口，远眺莽莽丛山，俯瞰幽幽深谷，用华语高声吟诵着毛泽东同志的动人诗句：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的确，这一带的景物足以动人情思。朝下看，一个豁朗的峡谷张开巨口，吞纳了座座山峰，条条溪涧，蓬蓬勃绿树，簇簇繁花，在那壁立千仞的悬崖上，一条细细的白线宛然飘拂，从谷底盘旋上达山